

北大史学博士揭秘明朝太监秘史

# 大明那些九千岁

贰

大太监斗法

胡丹 著

为啥刘瑾其实没有那么多钱

为啥说『八虎』好似一出戏

为啥说公公里面也出了个『海瑞』

为啥在北京保卫战里太监们纷纷上阵争功

《万历十五年》《明朝那些事儿》它们可都没告诉你！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北大

太监秘史

# 大明那些九千岁

② 大太监斗法

---

胡丹 著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那些九千岁:北大史学博士揭秘明朝太监秘史.  
贰/胡丹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10  
ISBN 978-7-5513-1049-9

I. ①大… II. ①胡… III. ①宦官—列传—中国—明代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37633号

大明那些九千岁:北大史学博士揭秘明朝太监秘史·贰  
DAMING NAXIE JIUQIANSUI:BEIDA SHIXUE BOSHI JIEMI MINGCHAO TAIJIAN MISHI·ER

作 者	胡 丹
责任编辑	王婧殊
封面设计	张洪海
版式设计	新纪元文化传播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1049-9
定 价	29.8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 前言

《大明那些九千岁》一共三部，是以“朝代”为序。《大明那些九千岁》每一卷写一朝，读者会发现，全书故事大体上是衔接的，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这不是因为我笔法高、转承自然，而是因为朝政的发展有其连续性，而大太监们在推动朝政发展上起着作用。故我只需转动历史的摇把儿，大太监们就一个挨一个上场了——他们本为明代历史上的重要角色。

虽然叫的是《大明那些九千岁》，写的是大太监的故事，但大太监的生成及衰荣，是附生在明代政治机体之上的，如果不对政治史、宦官史的变迁历程有所交代，则无法完全明白大太监们“力量”的源泉。所以本书在必要的节点上，会用一定的篇幅介绍明代宦官制度的新发展。可以说，《大明那些九千岁》是一部以大太监为中心，以太监故事相衔接的通俗明代宦官史。

第一部《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从开国写到英宗正统年间，读者于其中可知，明代之有“大太监”，即所谓“权阉”，并不是中晚期以后才有的。早在永乐年间，就“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大太监。大太监太多了，恰恰是最有名的郑和我没怎么写，因为他的事迹读者大多比较了解，而我写的，全是读者朋友们不熟悉、然确乎可称大太监的人物。

本书是第二部，副标题是《大太监斗法》，从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讲起，一直写到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朱厚照驾崩，从湖广安陆远道来继位的世宗朱厚熹还没到北京，我们这一部的故事就讲完了，余下的，留到下一部讲。

过去总说明代是“太监帝国”，宦官“乱政”乱得厉害，可明朝

到底有哪些大太监，除了郑和、王振、刘瑾、魏忠贤，大概再多也数不出几个吧。

我在每一卷的开头，都列出了“本卷关键人物”，都是在书中占有一定分量的大太监。读者朋友们可稍微留意，看有多少。全书都循此体例，三部写下来。我估摸，超过一百绝对没问题。

这些大太监并不都是坏的，比如这一部里写到的成化、弘治年间的大太监怀恩、覃昌、覃吉等，都是很有“名大臣”之风的好太监，就连素来瞧不起宦官的士大夫们，对他们都赞誉有加。还有一些很有个性的太监，比如“善谏”的何鼎、蒋琮等。对这些太监的书写，无疑将给“污糟”的明代宦官史增加两个侧面。

这一本的主题是“大太监斗法”，所谓斗法，是指大太监之间的对抗与斗争，比如成化初年牛玉与王纶、正德初年刘瑾与张永等，他们为了权势发生剧烈冲突。这是发生在明代中枢核心的战争。大太监们多是负有辅政之责的司礼太监，他们对于朝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大太监斗法，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往往是两个政治集团间的冲突造成时局的动荡，其结果也将影响朝政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从太监的角度来写明代政治史，本书应该算是首创吧。

如果读者朋友读了通俗的历史故事意犹未尽，或学有余力，还可以看看我即将出版的《明代宦官制度：考证与研究》。这是一部学术专著，也是我的博士论文，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明代宦官制度的专门论著。我写通俗的明代宦官故事，都是基于我对明代宦官的深入研究，材料多取自我所编写的《明代宦官史料长编》。

我说这些，是为了告诉大家，您所读的，是一部信史。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皇帝不称朕：hdshuoshi），交流历史问题。

胡丹

# 目 录

## 第一卷 那些动乱的日子里

- |       |              |     |
|-------|--------------|-----|
| 第 一 章 | 莫谓太监不殉国      | 001 |
| 第 二 章 | 公公一声叱,汝休莫想逃! | 010 |
| 第 三 章 | 拍马冲阵的报效内官们   | 014 |
| 第 四 章 | 太监里出了个大汉奸    | 018 |
| 第 五 章 | 金太监被贬,只因一句真话 | 024 |
| 第 六 章 | 上皇被诬,忠宦殉主    | 031 |
| 第 七 章 | 与弟与弟,还我土地    | 037 |
| 第 八 章 | “宦权”如春江水涨    | 043 |
| 第 九 章 | 曹、石骄逐徐有贞     | 049 |
| 第 十 章 | 宦官公子要学曹操!    | 057 |

## 第二卷 “一朝天子一朝臣”

- |       |             |     |
|-------|-------------|-----|
| 第 一 章 | 大渐托付,牛玉承遗诏  | 065 |
| 第 二 章 | 急入司礼夺权      | 072 |
| 第 三 章 | “奸党”未兴而速败   | 078 |
| 第 四 章 | 一个月,牛太监也完蛋啦 | 085 |
| 第 五 章 | 成化三宗弊       | 093 |
| 第 六 章 | 狐妖牵出来个西厂    | 098 |
| 第 七 章 | 西厂开张,烧起几把火  | 103 |

	第八章	革西厂,司礼监再生变故	107
	第九章	西厂回归	114
	第十章	内阁“团团转”	120
	第十一章	再革西厂,汪直也被人暗算了	128
	第十二章	东厂太监谋入司礼柄政	136
	第十三章	群奸之中担道义	141
<b>第三卷</b>	<b>“弘治致治”的光环下</b>		
	第一章	“但天下得贤主足矣”	146
	第二章	宦官队里出了个“海瑞”	151
	第三章	忠奸两相宜	158
	第四章	今日李广,明日李广!	164
	第五章	“批红”是这样的	171
	第六章	监阁共受顾命	177
<b>第四卷</b>	<b>“一瑾死,百瑾生”</b>		
	第一章	名起“八虎”	186
	第二章	绝地反击	193
	第三章	家世、婚姻:刘太监的日常	199
	第四章	朝堂忽现匿名信	204
	第五章	刘瑾真是千年富豪?	210
	第六章	张永西征	216
	第七章	千刀万剐,再来一碗粥!	226
	第八章	张永想学“刘马侯”封爵	234
	第九章	皇帝竟给自己加俸禄	241
	第十章	宁王朱宸濠反了	248
	第十一章	张永成了王阳明的保护伞	256
	第十二章	“拿了江彬,朝廷安稳”	261

## 第一卷 那些动乱的日子里

**本卷关键人物：**范弘、金英、王瑾（陈芜）、钱安（僧保）、兴安、李永昌、喜宁、夏时、阮浪、曹吉祥、阮伯山

### 第一章 莫谓太监不殉国

上一部书说到，明英宗朱祁镇亲率六师北征，兵败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境内），二十万大军一时解体崩溃，随扈的百官大批死亡。事实上，横尸荒野、殉于国难、魂不得归者，除了文武将吏，还有众多的宦官，只是他们从未得到关注，更无名分可言。

就我所知，在“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1449年）的当日，乱军中被杀的大太监，除了被视为祸首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其他有名有姓者，还有范弘、钱安等多人。

死于国难，即为殉国、为国捐躯，这是需要首先正名的！

范弘，原名安，弘是明宣宗替他改的。说起来，范弘还是一个“外国人”。哪一国呢？安南国。安南国位于今天越南北部，本为明朝藩属，永乐初年发生内乱，国王向宗主大明求救，永乐帝朱棣遂发大兵驰援。



可等“天兵”降临，发现国王满门被弑，王族绝嗣，已无人可承王位。朱棣想起一句话，叫“天子弗取，反受其咎”，便不客气了，在平乱后，顺手将安南纳入版图（史称“郡县之”），从此明朝又多了一个新的“省”——交阯布政司。

安南在明初时向朝廷贡纳一种特殊的“土产”——阉人，所进人数仅仅少于东北的朝鲜。吞并安南后，交阯成了内廷宦官的稳定供应地，大批交阯童受阉后被送进明宫，其人数没有统计，但据我估计，至少有好几千人。许多交阯籍的宦官在永乐及仁、宣、英之际非常活跃，不少人达到入选本书的标准，可跻身于“大太监”之列。

司礼监太监范弘，就是永乐中以交南阉童的身份入宫的。当然，他来时已不是“外人”，而是大明交阯布政司人氏了。

明宫宦官，以在东宫服侍皇储前程最好。范弘进宫后，就得到这样的机会，他被调拨到东宫侍奉皇太子朱高炽，也就是后来的仁宗皇帝。这块垫脚石相当高。之后范弘仕进顺达，在宣德中已升任司礼太监。

司礼监相当于“御前办公厅”，该监太监具有皇帝机要秘书的性质，是天子身边近臣。范弘和皇上走得近，十分得宠，宣宗朱瞻基不仅亲自替他改名，还在宣德七年赐予他和另一名司礼太监金英“免死诏”。

赐臣下免死诏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朕爱你，爱慕之情太深，已无法用金钱表达，那……那就免卿一死吧！”——这爱意，也只有皇帝给得起！

爱卿领了免死诏，从此尽可翻江倒海、为非作恶，放心，朕保证，不杀你！

是这逻辑吗？

不然真没法解释赐免死诏的动机。

总之，皇帝做事太任性了。

范弘免死诏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他的墓志里收录了，但原文找不到了。幸亏明末掌故大家王世贞看到这份材料，并抄录下来，只见得

宣宗深情地对范弘说：

（弘呵，你）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后期；致谨言行，惟一心之在国。退不忍于欺蔽，进必务于忠诚。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

说的是范太监日夜勤勉，从不误事，真的，一件都没误过（“靡一事之后期”）！你为人谨言慎行，一心扑在国事上（“惟一心之在国”），全忠不欺（退不欺，进必忠）。故此，朕决定提前免除你将来的死罪，好使朕的美意传诸久远——果如《明史》所言，“辞极褒美”！

免死诏不是宣宗的发明。太祖朱元璋就给帮他打天下的老哥们发了不少，有免死一次、二次，还有三次的，都刻在铁券上，文字还描着丹（红漆）呢！

说来好笑，人怎么能免死于将来呢？这东西不发还好，发了反而害人。想那勋戚大臣，自接奉恩诏，从此“左青龙，右白虎，免死诏在腰间”，乐滋滋做起了“打伞和尚”——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他不胡为，还对不起这份诏书呢！

我不小心便想到歪里去了：朱元璋颁发这样的“护身符”，是不是故意鼓励兄弟们犯事？这帮武人怀揣免死诏，胡闹起来，忘乎所以，得意忘形，皇上突然出其不意，杀其一枪，不撼他个四仰八叉才怪哩，而且杀之还有除害的名义，名正言顺、正大光明！看官，可别怪我做小人之想，事实就摆在那儿：免死诏并不能让它的主人免死，明初的功臣们，个个挟诏而亡。

尽管如此，免死诏仍作为皇帝表达“私爱”的一种特殊形式保留下来。永乐时，光禄寺（光禄寺管内府茶饭）卿井泉、张泌也得到免死诏。这两位是朱家的私房大厨，从朱元璋起就给皇上做饭，他们只要不往饭里下毒、吐口水，大概也犯不了啥死罪。皇帝给他们发免死诏，等于发个红包，主要起笼络作用。大概个别内臣也得到了，只是没有记载。

除了免死诏，范弘还与御用监太监王瑾、司礼监太监金英一起得到御赐银记。

银记是银制的小印章，可用它来封缄密奏。

向皇帝进密奏，是一种特权，也是一种政治待遇。有银记的人，可以避人耳目，直接向皇帝进言奏事。

明代，只有极少数人得到银记之赐，如仁宗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皆为亲贵大臣。银记上有刻字。文臣不说了，单说宦官。太监王瑾受赐的四枚银记，记文分别是：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这些词应为宣宗亲拟，除了“金貂贵客”是对宦官的美称，其他三个均是有褒扬之意的评语。

王瑾原名陈芜，他的名字也是宣宗给改的，他也是一个来自交阯的宦官宠儿。

王瑾任太监的御用监，一般人可能不太熟悉，我稍微说几句——

御用御用，顾名思义，御用监当然是主管御用之物的机构。该监早在朱元璋称吴王的“吴元年”（明朝建国的前一年，公元1367年）就已设立，当时吴王宫里就两个监，一个内使监，一个就是御用监，首领称“监令”（后改称太监），品级皆为正三品，相当于外朝的六部侍郎。

此时的御用监，并不全用阉人，而是宦官与外臣兼用。所谓“外臣”，不都是士人，凡裆中挂“枪”的官儿，皆称外臣。外臣是相对内臣而言的。比如一个叫杜安道的“御用监令”，据宋濂介绍，此人自太祖起兵，即“持刀镊侍左右，未尝暂违”，其实就是个剃头匠。作为朱元璋的御用美发师，杜安道追随多年，甚为亲近，朱元璋一边拔毛揪须，一边听臣子奏事，“帷幄计议皆与知”，并不令杜师傅回避。杜安道为人亦好，“性缜密不泄”，所见所闻，绝不向外人泄一言，每每见大臣，只一揖而退，以此得到朱元璋的信任，从带刀宿卫一直做到御用监令和光禄寺卿。

御用监设立虽早，但后来颇多变化，如它一度改为供奉司，又改御用司，至宣德元年六月才升为监，至此内府“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正式配齐，遂为一代宦官定制。

**【宦官小词条】**御用监是宣德时重组、升格的一个机构。该监职掌内府“造作”。它与内官监不同，内官监管造房子，御用监管房子里的家具陈设。明末太监刘若愚在《酌中志》卷十六“内府衙门职掌”中记：凡御前安设硬木床、桌、柜、阁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乌木、鸂鶒木、双陆、棋子、骨牌、梳栳、螺钿、填漆、雕漆、盘匣、扇柄等件，皆御用监造办。该监还掌管“武英殿中书承旨所写书籍、画扇，奏进御前”。“武英殿中书”管写书、画扇。另外还有“文华殿中书”，由司礼监下中书房管理，专管“写书籍、封联、扇柄等件”。可见御用监与司礼监有一部分职掌相近，须相互配合（如一个制扇子，一个写画扇面），共同服务于皇帝的文艺雅趣。而宣宗正是一个文艺控，他身边有许多书画界名流，陪他进行艺术创作、交流创作心得，其中最得宠者，可以在锦衣卫挂职（称“系衔”），拿一份千薪，这些人都由御用监管理。

能陪万岁爷玩，便是在御用监做太监的好处，御用监在二十四衙门中，地位不低。王瑾以宣宗亲近内臣掌御用监，大概写字画画，他都有一手。此人在前一部里出现过（见《大明那些九千岁：大太监是怎样炼成的》），我曾大胆猜测，永乐朝司礼监大太监孟骥，可能就是被他倾轧倒台的，他应该是宣宗东宫出身的旧人。

另一个获得银记的，是司礼监太监金英。

金英在土木之变后较为活跃，是明朝著名的大太监。据王世贞《中官考》所记，金英在正统中任司礼太监，王振死后，接掌司礼监事。

金英在正统元年亲笔撰写的《（北京）圆觉禅寺新建记》里，谈到了自己的出身，说他“生自南交，长于中夏”，南交就是交阯，金英也是交阯人。

金英自称为永乐皇帝“抚养训诲，授以官职”，仁宗恩加深厚，宣宗信任委职，英宗益加重任，“四圣大恩，德同天地”。从其自述来看，金英出身仁宗东宫，与其父子关系密切，故能飞黄腾达，宠眷不衰。

在宣宗眼里，这几位三朝老太监，都是忠诚自励、言行皆清的忠臣，

该给他们点赞！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不是重点，看官只需想，宣宗心中的宦官形象如此，如果一位大臣忽地跑出班列，拿着古书，回忆古事，指责“宦官误国”，他会咋想？他自然是难以认同的。

综上所述，从王振到范弘、王瑾、金英，这些大太监在仁、宣、英三朝获得极高的地位，与其出身密不可分：他们都是随侍皇帝于潜邸的旧臣，有着多年服劳的感情底子，太子、太孙一登基，立马发达起来。王振不必说了，单说金英吧，他在仁宗即位初，还只是司礼监右监丞，很快飙升做了太监，并得到大量田宅人口的赏赐（皆见圆觉寺碑文）。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英宗与王振的关系。过去人们指责王振专擅，说他以天子为“门生”，天子呼王振为“先生”，似乎是蛮大一桩罪。可论者是否想过，英宗真拿王振当师父呢！没有人像王振一样陪伴英宗二十多年，始终不离左右，这份情感是很深厚的。

许多时候，朝臣只顾忘情地表达自己的血忠，而很少设身处地、试着从皇帝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故总是不敌宦官，一败再败。

在土木之变中，还有一位罹难的大太监，名叫钱安，时任内官监太监。

钱安是怎样“牺牲”的，没有记载，无话好说，那我就来说说他的经历与为人。

钱安是蓟州西华乡人，家住山海关。他爸爸名贵甫，死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老钱生了仨儿子，长子早夭，次子叫钱聚，第三子就是钱安——钱聚而安，等于存银行了，好名字！

老钱死时，年仅四十五岁，孩子们还小，母亲养不活（我看不是养不活，而是贪图活得滋润），就把小哥俩送进宫做了宦官。那时是建文三年（1401年），燕王与朝廷两家打得正热闹，老钱家在燕王的地盘，钱安“选入内庭”，应该是到“反王”府里卖命，当终身的长工。

钱安生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入宫时还不到九岁。他长得漂亮，“自幼秀爽，体貌魁梧”，又懂礼数，“周旋殿陛，仪度肃然”，是个

做内官的好材料。

燕王朱棣尤其喜欢他三样——聪慧、敦厚笃实、慎重寡言。

在内庭行走供事，话多、事多，可不是好习惯。前面说的杜安道，服侍朱元璋三十几年，他人纷纷失宠殒命，唯独他圣眷不衰，这与其为人“缜密不泄”有莫大干系——奴才不乱说话，万岁爷才放心嘛！钱安也是“寡言”之人，但寡言不是因为内向，不爱说话，八棍子打不出一个屁，而是他“慎重”。该说话时，比如皇上下问，“凡应对之间”，他能把话说到点子上，“动称上意”，让万岁爷满意。有一次永乐帝高兴了，赏了他一个名——僧保。故钱安又称钱僧保。

与所有大太监一样，钱安也是从东宫发家，他是英宗东宫辅导班子的成员，与王振为同事。由于在潜邸时结恩深厚，英宗特别照顾他，为了方便他奉养寡居的老母，还专门让工部在崇文门北的繁华大街上，给他造了一座私宅（见《内官监钱太监（安）瘞衣冠圻志》）。

范弘、钱安、金英这几位，还有王振，在宣德爷时都是大红人，有做司礼太监的，也有做内官太监和御用太监的，说明那时司礼监尚未取得一监独霸的权势，王振同侪济济，大太监并立，他也没达到唯我独尊的地位。

但在小英宗即位后的正统朝，一切都不同了。大太监之战，已不可避免。王振与同列斗法，首先打击的是钱安与金英。

钱、金两位都有小尾巴让人揪，他们一个爱钱，一个好金，都是贪性很重的人。明朝制度，太监不许做生意、置办产业。可二人硬顶着“诏禁”谋利，在北京“恃势私创塌店（又称塌房、邸店，是租赁给商人寄屯货物的场所）十一处，各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钱、金两家，利用权势，试图控制京城商货流通，“甚为时害”，民愤非常大。

过去没人敢追究，宣宗皇帝还当他们是德艺双馨的好公公呢！现在换了天，就有人要对他们的行为说不了。

正统二年四月的一天，内廷突然传旨，命锦衣卫会同监察御史彻查！剧情的发展有些狗血。如何狗血，请看——

锦衣卫和都察院得旨后，分别委派千户李得和御史孙睿侦办此案。

二人经过调查，认为钱、金二监霸集商货的情况属实，建议将所占货物发还原主，除负的，由锦衣卫代为征收究问。

朝廷同意了，这二人就拿着批文找到锦衣卫指挥马顺，请他落实。

马顺却不愿掺和这种事，还怪御史多事，当场将文书掷还，而且态度很不好。这下激怒了孙御史。他们做监察御史，是人间的独角兽（獬豸），从来都是威风八面，以顶人为乐，哪曾将锦衣卫武夫放在眼里。孙睿一恼，就在锦衣卫堂上破口大骂起来。一旁的指挥徐恭见了，心中大怒，也加进来和御史对吵。徐恭不敢拿御史怎么样，就在属下身上撒气，将李千户杖责了二十棍。

孙睿、李得不服，上奏叫屈。旨意下来，马顺和徐恭双双落狱。都察院说他们“坏乱朝政”（掷朝廷文书、不执行朝命，是对朝廷的大不敬），应判斩刑！

两位指挥吓坏了，忙上疏鸣冤。宫中再传旨，遂将御史孙睿一并下狱。孙睿告发马顺擅自杖死火者张谷，经审为不实之词。

经过反复鞫问，法司最后定讞：马顺仍处斩刑，徐恭从轻改流刑（流放），孙睿以妄告判徒刑（有期徒刑）——两家都没讨到好，一齐获罪！

这样的处分是很严厉的，可是法司奏请后，朝廷却迟迟不批准判决，只将他们监着。过了段时间，打发他们出狱复职，塌店的事也不了了之了。

这个事件的背后，肯定有外人看不见的内廷博弈。

正统五年三月，锦衣卫指挥王裕、马顺因事下狱，还是与钱安有关。

起因是一个叫张能的内使，因揭发钱安违法，被捕入狱，在锦衣卫狱里被人打死了。

内使官不大，到底也是宫里人。王裕见打死内使，不敢说是打死的，就以病死上报。英宗不信，派御史徐郁验尸，于是真相大白，王裕和马顺跟着就“进去”了。

这个案子与正统二年之事一样，都是因太监而发，但板子全打在下人屁股上，对王裕、马顺的处理也与上次如出一辙，吃了几天牢饭后，出狱继续干本职工作。

钱、金二监虽有惊无险，平安过关，但屡遭告讦，还是让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两个让人莫名其妙的狗血案件，透露出背后隐秘的宫廷角力，一方是太监王振，另一方则是钱安和金英。王振通过各种“琢磨”，向昔日同僚显露威权，他的剑风让老太监们枕席难安。

正统初年，王振要出头，司礼监要张权，前朝的太监红人们日子便不好过。对钱安、金英等人违法行为的打击，含有明显的政争意图，其目的只在给对手泻火，而不在建立一个清朗的乾坤世界——王振本人就很不清廉。

这是一场目的明确的低烈度战争，对手臣服，他们就安全了。很快我们看到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世界：正统十一年正月大祀礼成，这大概是二十岁的英宗第一次亲祭天地。在完成典礼后，他亲御奉天殿（即今故宫太和殿），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司礼太监王振并各监太监钱安、高让、曹吉祥、蔡忠等都有特别奖励。他们不仅得到金楮彩币的赏赐，王振之侄王林还被授予锦衣卫世袭指挥僉事，钱安侄亮、高让侄玉、曹吉祥弟整、蔡忠侄英俱为锦衣卫世袭副千户，史称“中官世袭，实始于此”，这是宦官子弟第一次得到武官的恩荫世职，还都是锦衣卫的中高级职位。在内臣排名中，钱安仅次于王振。他在屡遭打击后，还能保住地位，说明他已经屈服于王振，向其输款投诚了。

白白吃了两回闷亏的锦衣卫指挥同知马顺，也学“聪明”了，看准了方向，从此投靠王振，成为他的忠实打手。于是在正统八年，发生了肢解翰林刘球的事件。

在上面两个大案中，都看不到王振的身影，但王振无疑是最后的赢家，他隐在幕后，利用司礼监对圣旨和圣意的强大影响力，压服了同列大佬，也加强了对朝廷爪牙锦衣卫的控制。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范弘、钱安都在扈从名单里，遂一起命丧土木堡。

土木之战的遗址上，遗尸数万，一直无人收葬。直到景泰二年（1451年），景帝朱祁钰才差专使前往祭扫，并掩埋沟壑间众多的枯骨。范弘、钱安二人之尸骨，已不知其葬地。他们在生前都为自己营建了坟墓，范弘墓在他捐资所建的北京香山永安寺，钱安的寿圻在顺天府昌平县清河东北之原，他们死后，家属“以其生前所服衣冠招魂而葬”，属于衣冠冢。

土木之败，皇帝做了俘虏，随扈官员将士死亡众多，而所知殉难太监，仅王振、范弘、钱安三人而已。

我在阅读《朝鲜王朝实录》时，发现《文宗大王实录》景泰元年九月有这样的记载：“文宗传旨兵曹（相当于明朝的兵部），云我朝入华宦官，砥平崔真力、公州刘得、定宁金奉、凤山张奉、永川李种等，皆死于土木之变，其父母皆当‘复其户’（即免除该户的徭役负担），如无父母，则以同产为首者一人复户。”

这条记载又为大明王朝这次天崩地坼的国难补充了几名死难宦官的姓名与籍贯。

## 第二章 公公一声叱，汝休莫想逃！

明朝的精锐武备——京师三大营，在土木之役中损失殆尽，京城防守十分空虚。此时北京内外，人心惶惶，生怕京城守不住。有个叫徐理的翰林官员是个兼职的算命先生，喜欢谈兵，擅长星卜。国难当头，他掐指一算，发觉不好，再半夜登上屋顶仰观天象，益发觉得时运不济，认定北京无法防守！

这世上，有两种算命先生，一种是学了点皮毛，专门唬人骗钱（街头卖艺级），一种术学高深，手段高明，连自己都深信不疑（周旋于公卿